

宽广的视野 科学的方法

——《大局：知名学者共论中国新发展》评析

■尹俊

新书推荐

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大局：知名学者共论中国新发展》（以下简称《大局》）近日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汇集的9篇文章，是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举办的“新时代学习大家谈”系列学术讲座第一阶段成果。研究院邀请了林毅夫、于鸿君、韩毓海、路风、王绍光、温铁军等多位当代中国的知名学者，他们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法治、全球治理、乡村治理、统计等不同学科角度讲述自己多年潜心研究中国国情所得的理论见解，深入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重大主题，畅谈对于中国未来发展思考。

深入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理论界的重要使命，而重大思想的研究阐释必然需要科学研究方法的支撑，正所谓“事必

有法，然后可成”。那么应该以什么样的方法论来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呢？我认为，必须用好学科交叉这把“金钥匙”，综合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建立一个开放的、发展的理论研究体系。

研究阐释重大思想的学科交叉研究范式需要回答三个基本问题。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学科交叉？

从科学哲学角度来看，学科分科的哲学基础是还原论哲学，基本方法是通过将整体拆解分离为部分，进行孤立研究，最后加总还原，以揭示整体理论。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还原论哲学就受到了整体论哲学的批判，因为世界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往往大于部分之和。而且极端地来看，只要对整体的部分做出足够大的操纵和调整，任何单一的部分可以得出任何想要的结论。学科交叉是规避这一极端问题的“金钥匙”。

一般而言，学科交叉有两种方法，一是对同一个主题用多种研究方法探讨，比如规范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定量研究方法相结合；二是对同一个主题从多学科的理论视角来分析。比如《大局》一书中讨论的“新结构经济学”，结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代谢经济学”结合了经济学和物理学的理论与方法。

第二个问题，研究阐释重大思想为什么需要学科交叉？

从科学史的发展来看，学科之间从来没有明确的界限，而是在相互交叉和融合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物理学家普朗克曾经指出，科学就是一个内在的整体，

它被分解为单独的部门不是取决于物质的本质，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科学实际上是由物理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科学的连续链条，这是任何一处都打不断的链条。所以从单一学科来研究阐释重大思想是片面的。

重大思想本质上是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有三个好处，一是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世界，二是有利于我们更系统地改造世界，三是有利于跟进研究重大思想自身的不断创新发展。重大思想讨论的许多问题是前所未有的新问题，需要从0到1的原始创新，而教育学界普遍认为原始创新的突破点往往发生在社会需要和科学内在逻辑的交叉点上，出现在学科边界上。甚至有的学科的出现也是如此，比如李四光先生创立的地质力学，就是把力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地质学；侯仁之先生创立的历史地理学，就是把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地理学。

另外，从重大思想的世界意义来看，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还有助于重大思想与各个学科的国际通用研究范式进行对话，使之对世界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第三个问题，在研究阐释重大思想的过程中如何进行学科交叉？

《大局》一书中有许多创新的经验。首先是坚持回归原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等科学方法，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坚持人民立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人民民主、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人与自然关系、世界历史、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等各个领域的科学思想。当然，这并非指机械地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学科的话语体系，而是指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方法为指导。

其次是坚持问题导向，研究要顶天立地，要立于一个重要的、具体的研究问题上，而有些问题是单一学科不能解决的。比如公共治理的问题，政治学家可以从公共决策的多重原则来平衡各主体的诉求；经济学家可以从成本收益来看，考虑资源的优化配置；法学家可以从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角度，倡导公平价值观。当然，学科交叉方法不是见异思迁，这山望着那山高，而是要先立足于一个学科，先精益求精地使用这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去分析，不足之处再去寻求其他学科的补充。

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理论和思想创新的广阔天地。作为一名党的理论工作者，必须学好传统的三项看家本领——“马克思主义哲学、党史、逻辑”。《大局》这本书还启发我们不断学习“新三项”本领——“跨学科理论、跨学科研究方法、跨学科研究范式”。《大局》一书是学科交叉研究的重要探索，只要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跨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为工具，就一定能够研究阐释好重大思想，为中华民族和人类进步创造更多的理论财富。

（作者为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文学赏析

从作品中感受审美力量

近年来，军旅诗人陈灿创作了一系列的政治抒情诗，不少还是长诗。它们聚焦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光辉业绩，展示了新时代中国政治抒情诗写作的本色与新风采。

陈灿创作的《航迹——写在嘉兴南湖红船上》，以中国革命历史发展为时序，用“当年”“从此”“后来”做导引，从上海石库门写到北京天安门，从南湖写到南海，从民族初心、党史根系写到人间奇迹、梦想成真，从一个缔造新中国的伟人写到“一位新时代的领路人”，浪漫豪情地描画“一个民族有了自己清晰的航迹”。《从春天到春天》刻画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爬坡过坎、历尽艰辛，最终海晏河清的奋斗历程；中国不但奋力于本民族的复兴，而且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让“美丽世界”的未来更加可期。

他的组诗《一个国家沿着——一首诗的韵脚在走》，可以说调动了他关于长征和走好新长征之路的全部知识和想象。诗人以梦为马，“灵魂策马”，长路当歌，飞驰在“祖国，我心中的国家”无边无际的疆域；读来既使人回望江湖激荡，又重赏春潮澎湃，还回味海潮汹涌！在这首诗里，陈灿把长征喻为一首诗，一首红色史诗，一首“世界上最独特的一首长诗/二万五千里的长句”。而他的长诗《涨满热血的河流》也赞颂长征，只不过在这里，他把长征比成一条涨满热血的河流。“这条二万五千里长的河流，是一条红色的河，一条信念坚定的河，一条通向光明的河”。从这两首诗里，足见诗人对长征一往情深。他说：“我要用文字的车轮，把对你的爱/一行一行搬运出来。”

前述种种可归结为这种新风采的“材料”方面，而“结构”方面也有迹可寻。陈灿的政治抒情诗写作往往抓住一种信念，即他对党、对人民和对国家赤诚坚定的信念，并把它作为一个原点、“中心点”，一步步渐渐深入下去；接着，遵循“当年”“从此”“后来”的时间线索，从历史一路写来，形成了以信念为中心，把与之有关的细节、场景、事件、思想和情感串联起来的“抒情线”；最后，又以这个点和这条线为基础，上下前后左右各自拓展，进而形成一个既别开生面又彼此辉映的“结构面”。总之，无论是点的切入、线的串联，还是面的营构，都不是孤立的，而是联动的。陈灿政治抒情诗因此成为一件件由“点”“线”“面”相结合的艺术精品。

政治抒情诗难写是不争的事实。政治抒情诗不但要求诗人即抒情主体要有一颗赤子之心，而且还要有对历史、现实和文化拿捏到位的萃取。此外，诗人还必须具有高超的艺术手腕，否则就会落入窠臼。

至于局部诗艺，陈灿也能做到得心应手，应付自如。他的政治抒情诗里有象征（如“航迹”），却是稳定的象征；有暗示（如把长征写成“世界上最独特的一首长诗/二万五千里的长句”），却是

政治抒情诗的新诗意

■杨四平

定向的暗示。因此它们不会产生歧义和晦涩。另外，陈灿喜欢使用的长句句式，与他所要表达的丰富情感之间显得十分熨帖。譬如，“从此镰刀与铁锤走到了一起/思想与思想深深相依”这个长句，因其中的“一起”和“相依”而把镰刀加铁锤淬炼出来的光辉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又如，“他们的手紧紧相握着/灵魂与灵魂也握在了一起/握出了一个民族和家国的底气”里的3个“握”字与“一起”二字就十分契合。这种不露痕迹、不动声色的“义”与“形”之间耦合的艺术，就像他赞叹毛主席那样，在“字里行间起承转合中完成迂回包抄/将行军路线在一首诗词里分行排列”。对于如千军万马般的字、词、句和意象，陈灿能够运筹帷幄、排兵布阵、调度有方、攻坚克难、终获胜利。

要言之，正是有了对历史和新时代的深刻认识，有了源于生活的丰厚经验，有了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深入思考，有了对党、国家和人民的一片赤诚，有了对诗歌艺术尤其是政治抒情诗艺术的准确把握；使得陈灿政治抒情诗写作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

书与人

开阔视野，厚实人生

《人民英雄刘志丹》（三秦出版社）一书摆在我的面前，使我不由得想起与编著者、刘志丹同志的女婿张光前辈的交往。

12年前，因研究陕甘边根据地历史之故，我去前辈刘力贞、张光家里拜访。初识张光前辈，我一口一个“张总”，他听着很不习惯。老人态度温和但语气决然地说，我们是同行，都在为党的新闻事业工作，我们的宗旨就是贴近黄土地、贴近老百姓，可如果新闻人官职不离口、官派十足，不在地上，那不就上天了嘛……听完，我也跟着老人笑起来。

朗声笑罢，老人意味深长地说，称谓这件事虽小，但它体现的是党内民主、党报应该做党风正、作风良的表率，时刻坚守密切联系群众的新闻精神。顿了顿，老人似乎有点兴奋地说，新华社老社长穆青不就尽人皆呼“老头”嘛。信哉斯言！彼情彼景，至今历历在目。

临别时，老人说，过一阵子是他80岁生日，欢迎我来。我当时想用颜体写几个字给老人贺寿，词儿都想好了——松柏不知年，但终究还是没鼓起勇气。事后才知道，老人深谙书道，自己差点就“班门”炫艺了。

老人日后告诉我，擅长摆弄毛笔大概是他的天性使然。他童年时就以一手好字而小有名气，13岁时被学校挑中

刻蜡版印课本，再往后还被安排为关中队委刻印文件。

因为字写得好，有一次被赴关中检查工作的一位领导注意到了。领导便问他有啥志向，他说想当兵打仗。领导同志遂幽默地说，等你比枪高了再去当兵吧。后来，没当成兵的张光成了《边区群众报》记者。领导就跟他谈，记者就是战士，只有第一线才是自己的真正岗位。日后，他也就的确如领导所言，一手拿笔一手拿枪，忘我地战斗在新闻战线上，被人称为“战士记者”。1949年初，他当时在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工作。有一次，他独自外出采访，路遇几个溃退下来的国民党兵，他眼疾手快，掏出手雷就大喝一声：“缴枪不杀！”国民党兵立时做了俘虏。

党的十八大后，新闻单位持续开展

“走转改”活动。老人听说后，高兴地回忆说，这就对了，当年在《边区群众报》工作的时候，领导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新闻工作者就是群众工作者”，要不然我们的报纸就不叫“群众报”而叫“干部报”了。

前年春节后，老人突然在一次电话中和我说，他有生之年还想回新华社看看，还如数家珍般问我工字楼、口字楼、图书馆等是否尚在。说实话，这些旧的楼名有的我从来就没听说过，还是后来请教老同志后才略知一二。

前年6月份，老人再次提及回新华社的事，并说想把保存了一辈子的新华社西北总分社记者证捐出。之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同志特意在党的生日那天，专程赴西安接受了捐赠。可以说，老人一辈子始终以一个“新华社人”自称。他曾说，一路走来，作为新华社记者的那些日日月月，是他终身最为难忘的一段生命历程。

读《人民英雄刘志丹》一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老一辈革命家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而与张光前辈的交往，让我更加感受到党的人民至上的思想，更加感受到贴近那片浑厚黄土的力量。

贴近那片浑厚的黄土

■郝瑞



视觉阅读·高粱红了

曹卫兵撰

长征

第5016期

迷彩书屋

《亘古之变》

透视大国圆梦之路

■熊志

由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领衔多位专家学者联袂撰写的《亘古之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跨越》（中共党史出版社），选取从小康社会提出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我们党做出的一系列关于小康社会建设的重要决策和一些重要领域的历史性变革为基本线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发生的目标要求之变、发展观念之变等进行了全面清晰的系统梳理。全书内容丰富，视野宏大，可读性强，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筑牢思想基础，深刻认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大时代价值，具有指导意义。

《大国追梦》

民族复兴的华彩乐章

■季天宇

围绕中央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的要求精神，《大国追梦》（人民出版社）一书，用讲故事与讲道理相结合的方式，回顾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波澜壮阔的追梦历程，揭示蕴含其中的历史智慧和深刻道理，有助于党员干部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寻梦的艰辛、追梦的坎坷，对于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深刻的启迪作用。

读出见解来

■王久辛

书苑随笔

启迪智慧，滋润心灵

书海茫茫，好书如灯。遥想我上高中之时，我们一群文学青年，几乎天天都在你追我赶地进行读书比赛，生怕自己少读了一本书，被人甩在后面。大家在一起谈作家、说作品、品名篇、道掌故。许多互相借阅的名著传到我手里时，几乎所有书页都翻得卷了边，有的甚至没头没尾，但我仍然读得十分起劲。

许多书我实在读不进去，就干脆逼着自己抄书，也因此从中获得了许多远超高中阶段的知识，例如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现在想来，我正是从抄这本书的过程中，体会到了汉语的高妙，知道了说话还有“艺术”，表达还需要“修养”。尽管我当时并没有真正消化全书的精髓，但在日后的读书写作中，“修辞立其诚”的表达方式，还是让我在同龄人中表现出了较大的语言优势。

记得读《离骚》时，我几乎每读一行都有困难，但我坚持先靠查字典来试着翻译，待译完后才与郭沫若先生的翻译对照，自然差距巨大，不禁生出难以望其项背之感。我的读书历程也算百折千挠了。

我体会，读书一定要集中精力；如果精力不集中，没读明白，就一定要回过头来重读、重抄。“学习不是用时间来计算的，而是以注意力集中的程度来衡量的。”这句话与我如影相随几十年，不断提醒与激励我读书力求甚解、切忌浅尝辄止，我至今仍感念这句看似平常实则深刻至极的话。我读的每一本书，包括

那些并不是特别优秀的书，都给了我启迪与教诲。今天，我之所以还能发表一些诗文，也得益于此。我不求“读尽天下书”，但我要求自己“精读书，读出见解”；我不求“语不惊人死不休”，但我要求自己“言自己理解深邃之言，写自己感悟精深之语”。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各种文学思潮“乱花渐欲迷人眼”，我读了，但没有速读；我写了，但言必己出。虽然不是卓越的创造，但我却努力创造卓越。后来我考入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老师又向我推荐了许多文学名著。虽然其中许多书我都已读过了，但老师们的解读似醍醐灌顶，使我顿开茅塞。在军艺读书切磋的生活，是许多同学终生难忘的美好时光，也是军艺作家群之所以能够持久涌现的内在动因。

如果说人生读书有个“三级跳”，我以小学、中学为第一跳，它塑造一个人最初的毛坯与雏形；而大学则为第二跳，它可以帮助你系统地读书拆开来读，既读书中的思想感情，又读书中的结构与细节；而走向社会，则进入反哺、回报，实现人生价值的第三跳。我不敢说这个“三级跳”自己跳得多漂亮，但我努力了，沿着小学、中学、大学老师们期望的目光，奋勇搏击了。

其实，回忆读书的历程，犹如回忆自己的人生。也许自己读得并不深广，但很幸福。因为通过读书，我获得了许多凭我个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总结出来的知识，甚至做梦都未曾梦到过；然而我却在书中遇到了，并且还受到很多启迪，读书帮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所以说，读书的幸福超出了我的想象。